

后浪

保龄球的 意识流

陆源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保龄球的 意识流

陆源
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保龄球的意识流 / 陆源著. --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8.11

ISBN 978-7-5411-5190-3

I. ①保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58465 号

BAOLINGQIU DE YISHILIU

保龄球的意识流

陆 源 著

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公司
出版统筹 吴兴元
编辑统筹 梅天明
责任编辑 曹凌艳
特约编辑 朱 岳 孙皖豫
责任校对 汪 平
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·韩 凝
营销推广 ONEBOOK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3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6.25 字 数 130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190-3
定 价 38.00 元

后浪出版咨询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

周天晖 copyright@hinabook.com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4010019

目 录

哲学碎片	1
按摩禅	53
青山	99
保龄球意识流	123
艰难生活	133
列车与远方城市	159

哲学碎片

一

我从后门溜进教室，找到一个空位置，坐下来。前排的女大学生接连迸发一长串优雅的维多利亚式咳嗽。

姑娘脖子惨白，裸露的双肩也惨白，在晃眼的日光灯下泛起奶青色。她偶尔扭动身体，姿态颇不自然，好像痔疮发作。或许不该这样死死盯住她看。自打我立志做一个聪明人，便始终在提醒自己，不要被表象迷惑，更不要试图从女人背后揣想其波谲云诡的容颜。想到她们既是天使又是恶魔的永恒悖论，我将灼热的视线从前排姑娘的身上移开。任她如何拨弄乌黑的长发、夸张地甩头、侧身炫耀她愤怒的小乳房，我都不准备再瞧她半眼。这朵轻狂的紫苑花，权且让她成为其他男人的天堂或地狱吧。我已经够了。

接下来，我把注意力转向一副马脸的授课老师。他诡异的、

贤者干尸的面孔会永远让你不快。如同在观赏一张毕加索的立体派肖像画，我们总觉得此人的五官错杂移位。这名奇男子是校园内潜伏的忍术高手，是哲学沙漠里隐形的生石花，最擅长在颁奖仪式、毕业典礼和联欢晚会等场合遁迹人群之中，并悄无声息地寄身于女生宿舍窗前的老国槐枝头。他发音很特异，冗长的拖腔有如独弦哀歌，不标准的英语有如外星人嘟嘟囔囔在抱怨。我忍住轻微的厌恶，集中精神听讲。马脸男照例先胡扯些烦言碎语，什么副院长的老鸡巴啦，什么发票啦，什么农民工的米袋啦，然后他以胸外科医生的灵活迅猛，突然间切入正题，说到悲剧的起源。哦，强健的城邦公民抬着硕大的阳具雕塑步向神殿，他们喝得酩酊大醉，在圣坛周围接受狄俄尼索斯神力的感召。马脸男又谈及可怜的恩培多克勒，此君想证明自己不是凡人，居然跳进火山口被活活烤焦。他还为我们解释巴门尼德的真理之球，说这玩意儿是万事万物的终极形态。他提到许多拗口的生僻名字，把各家各派滑稽的宇宙论、废话连篇的形而上学粗略描述一番……马脸男讲授以上内容时，其湿润、呆板的双眸凝望高处，仿佛在那儿，在听课者后脑勺指向的虚空中，柏拉图的理念熠熠生辉，而我们这群庸人，芝诺眼中速朽的酒囊饭袋，果真如埃斯库罗斯所说只是些会呼吸的影子？

饱受虚荣心折磨的前排女大学生举起右手，向马脸男提问。我好不容易才适应她忽强忽弱的钟摆式音量。姑娘似乎很困惑：该怎样理解形而上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关系？众多可敬而陈旧粗糙的物性论、荒谬的原子论以及天文地理假想，其价值莫非仅仅

是向今人展示它们幼稚的错误？倘若确实如此，学习它们又意义何在？古希腊到底是不是一抹理智的愚蠢幻觉？

据说受过教育的雅典公民不能容忍机智、聪颖的女子，除非她是一名娼妓。其实，姑娘的问题不难解答。马脸男却有些犯懵，以致连翻白眼，脸庞抽搐，浑身臭汗狂流。我发挥所剩无几的想象力，猜测他大约在许久以前的某个深夜，在决意献身哲学的严重时刻，认真探究过这个问题。他要么想通了，要么窘迫的境遇不再容许思考。马脸男，可悲可叹的小哲学家！他急于获得一份教职，否则就会沦为无业游民，就会没饭吃，没钱花，更没眼前这些迷人的俗物在他学术生涯内外纠缠不清了。名利，横在他粗短脖子上寒光闪闪的利刃！因长年显露贫不失志的表情，马脸男的面部肌肉，包括颊肌、鼻肌、笑肌和提上唇肌已陆续僵硬。这名相貌丑陋的学者并不寻求舒适闲暇，并不希图在风平浪静的湖面上泛舟！他潜形藏志，抱负高奇，住进一座深埋无尽珍宝的废墟，不辞劳苦地亲手建造抵御世事灾祸的隐秘堡垒，天天在逻辑命题的巨岩中打洞！马脸老师的生活无非是豆浆油条，是课堂的嚶嚶嗡嗡，是裁纸刀似的薄暮吡啦一声割破黄昏。他正在一头栽向老年，眼下还剩余多少理想可以贩卖，还残存多少骄傲的节操尚未坏疽？当然啰，本人对此毫不关心，猜度和揣测是我不良的积习，应立刻滚蛋消失。能捞到什么好处，这一点更为关键！比如悄悄坐进这间教室，撇开外头银灰的喧腾夜晚，这个神藏鬼伏的夜晚，这个变化多端花样无穷的夜晚，我装成一个温良、正派、百忍成金的老实人，或者一个多少有点儿毛病的怪人，来听马脸

男焦心枯脑地讲授什么前苏格拉底、后海德格尔，其实别无所求，只不过是给自己金迷纸醉的日子，寻找一副廉价的醒酒剂……

即使如此，即使屁股上已尽是坐板疮的层层癍疤，我仍旧热爱那几个刚猛的哲人狂。他们唾沫飞溅的宏论是一碗又一碗十全大补汤，是一管又一管权力意志的生鸡血！只需一针，扎进你麻痹的神魂，便足够让人充满不切实际的勇气能量，信心百倍地重新投入滚滚红尘之中，甚至急欲拔掉生活的软木塞，把自己送进旋涡，奔向难以预料的激荡未来。那是我唯一的世界，是我荒芜、破败的杪楞双树园，是我无处可逃的消沉炼狱！本人不敢奢望，终有一日能远遁深潜，但《神曲》的作者已然离开，去往淋病累累的天国，凡间尽是些故弄玄虚的无趣老学究。诚如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所言，不容易顶啊！正是这个世界，越来越令人费解骇叹。哲学家们想把它搞清楚、弄明白，可他们终年在虚幻概念的游乐园里撒野，又何从晓悟真谛。那座合股修造以导引万民的通天塔永无建成之日。

谁想回答这个问题？马脸男环顾教室，目光茫然。冷场的尴尬让人不大舒服，于是，我开始故作高深地侃侃而谈。前排的女大学生转过身来，聚拢她肤浅智识的散沙，冲我拧紧眉头。姑娘专注于研讨学术的庄重神色，不禁使你联想到便秘，联想到七情六欲久受压抑的穿性感丝袜的妙龄见习修女。必须声明，绝无鄙视之意，本人同样假惺惺，并为此感到可耻和孤独。每个深夜，当城市的沉渣徐徐泛起，我瞎子般在陌生女子的身体里掘进，吐

得像条狗，把各式各样丑恶的事物与不堪言状的堕落当作枕边良朋。然而，我不甚高尚的生意持续膨胀，犹如恶性肿瘤一发不可收拾。糜烂透顶的生活竟从未带来不利影响，恰恰相反，我一旦收敛夜间的诸多劣迹，远离酒病花魔，客源便插上翅膀飞走，订单必定急剧减少，家当就要无情萎缩，金钱就会化为泡影。于是我深怀愧疚地重返奢靡的饮宴，在某个烂醉如泥的肩膀上痛哭流涕，如同受尽委屈的笨小孩，走过许多弯路才回到自家院子。我向昔日的守护神忏悔，向朋侪剖心挖肺，求得谅解，再度财运亨通，肥皂沫似的资产伴随酒徒的狂笑、淫娃荡妇的娇喘一同盘旋上升，不断攀高，奔往无从逆料的崩溃顶点。人生像积木搭建的华丽屋宇，极易轰然倒塌，瞬间归零！起初，我很难理解这看似玄妙的关联，可后来渐渐意识到，自始至终，本人处在一个庞大而无形的系统内，它强力的法则绝非凡夫俗子所能窥测，因此我当然无法逾越，更何况它恰恰令人不愿逾越。沉沦的快感！不得不承认，按每盎司六百块金砖的公道价格，本人已将灵魂卖给撒旦，归顺这位温文尔雅又挥霍成性的黑暗君主。在阳光下，在人类短暂的文明史中，他一再改换身份，藏匿于每个街角。我们称他为资本主义，或消费时代，或技术文明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。他魅力无边，彬彬有礼，并且一路下蛋。直到今天，他还在代理神明的职位，管理乾坤万象的奇秘秩序。我们追逐他，摆脱他，畏惧他，崇拜他，诋毁他，取悦他，厌弃他。可是，当他走进这长满的阴生植物的夜晚，轻轻说：“哦，浮士德，好孩子！”我们便立即屁滚尿流地成为他残忍、贪婪、妄自尊大、罔顾道义的不记名弟子，成为

他滥发结业证书的累累硕果，成为他勉强合格的废物嫡系。我在暗阁深处受到这位魔君的接待。无从拒绝，无力反抗。我痴迷地吻着床上那些裸体女郎的纤细脚踝……

懒得再想什么不贴切的比喻。本人来此另有所图！在晚间的哲学课上，在马脸老师安静的讲堂里，我只求忘掉一切尘俗的障碍，忘掉精美饕足的酒食、各色无良的娱乐方式，忘掉台面下龌龊的交易、例行公事的乏味寒暄，忘掉窒息的避孕套和女人昂贵的香水味……我耐心耐肠对姑娘及马脸男说，今人向先辈学习智慧，拥抱想象力的源泉。我们更愿意用美学与诗学的视角，去看待那堆简陋却和谐的形而上学。虽然古人的谬误有时候看似愚笨，但我们是其精神的真正传人，他们走过的路途，不论是羊肠小径、泥泞的乡道，还是尘嚣弥漫的城邦大街，均连接到今人的脚底板，他们左支右绌，他们连滚带爬，艰苦跋涉的生命仍在你我身上延续，他们踏破铁鞋的脚臭仍不停钻进你我的鼻孔。可以断言，今人吸取的失败教训，比之代代相传的正确认识也毫不逊色。许多学科的开拓发展，无不始于对万学之王亚里士多德的批判。也恰恰因为如此，亚里士多德是伟大的，况且这位圣人还说过，长年劳作夺走了崇高的志向和闲暇的精神……

马脸男颇感疑惑，颇感不解，乃至相当恶心、难受、厌烦。前头的姑娘则一派乌托邦的神情。教室不断受到细微响动的搅扰。哲学系的小伙子空出第一排座位，把它留给想要听课的孤魂野鬼。他们坐得稀稀拉拉，捧着五花八门的书报。这帮人盼望能逃离哲学的牢狱，呼吸商业投资或者魔王的诱人芬芳，向往管理学、金

融学，以及其他近似的世俗学问而不是大自然的庄严律法。他们对我疼不疼的言谈没兴趣，倒是诧异怎么会有个旁听的老傻瓜，肯真诚回应马脸男或前排女生的无聊问题。他们当然不知道，我无非是在找寻一种度过空虚周末的健康方式。时至今日，花样仍换个没完。他们更不可能知道，我，好端端一个生意人，活脱脱一个听哲学课的盖茨比，若干年前也曾在这个学院消磨时光，所以本人是他们的师兄、叛徒、先驱、楷模！我将多言多败的箴言抛诸脑后，即兴的演说逐渐转变成乱侃，漫无边际，久违的亢奋溢满胸膛。我甚至谈到神话和宇宙恒量的联系，谈到存在主义怎样解释古今差异，跟胡说八道没什么区别。我竭力克制住激动心情，朝一张张深表腻烦的嘴脸致以抱歉的微笑。

此时，前排女大学生已神不知鬼不觉坐到我身旁，攥着一本揉皱的繁体字版《睡觉大师》和一支签字笔。她奇异的芬芳会让你惊慌失态，使原先盘旋不去的蚊子纷纷逃离。幸亏本人免疫力极强！我这才发现，姑娘穿了一条抢眼的镂空花边连衣裙……多年前，校园生活史草草终结后，按照上天写好的枯燥剧本，我投入金钱社会的汹涌潮流，在钩心斗角的猎场中渐渐成熟。究竟该如何延续这多重人格的病态生涯？所谓世事沧桑是不是一部肥皂剧？没有谁比我脸皮更厚。最终，简直是古希腊交际花的真实翻版，本人挣脱了受到摆布的命运，把三亲六戚当成仇敌，把匆匆过客和陌生路人视作知己好友。颠倒善恶、弃绝梦想的狗屎年月里，似乎一切都粗俗难堪，投怀送抱的大屁股女人只能唤起我又急躁又短促的欲火。狂徒、蠢材和老骗子尝到甜头，围着我直转，

熟人旧故朝我呜咽，禅师道长争相为我指点迷津，将狼爪伸向他们称作粪土的真金白银！跟那么多人打过交道，我唯一的收获，是体会到眼睛映显善恶，鼻子决定美丑，而唇齿揭示爱恨。本人始终只有一个特殊的朋友，亦即我自己，所以一旦败落，必然树倒猢狲散。每天傍晚，干完体力活，躺在床板上听一听李香兰、王人美、白光这些老女星的旧唱片，是我仅存的贫乏消遣，或许，还可以钻钻空子，耍耍花枪，搞些斯宾诺莎式的无害勾当。有人说我天生一副斯宾诺莎的五官和神气，生病时再添一个斯宾诺莎的下巴。如果状况稍获改善，我并不介意去实践这位贤哲所宣传的骄奢淫逸的禁欲主义，前往那些专供白领们买醉求欢的低档夜店，寻觅抽大麻的隐士，向真人不露相的高手讨教如何深入梦境，创造另一片生活世界。若时来运转，油水丰足，我便跑来听一堂哲学课，逃开能把大力士整垮的虚无重压。然而爱情，各式千奇百怪、指导人们追求幸福的漂亮小册子上反复称颂的美好爱情，已作为一株毒草从本人的生命里拔除了。爱情，烫嘴的、肥腻的字眼！我曾经痛哭流涕，自以为用情太深，爱得太激烈，根本无法复原。但是，没过半年，我言之凿凿的爱情竟完全消散，即使在黑暗的最深处也休想找到一点点反光。往事缩小成记忆，喜怒哀乐正缓缓沉淀。我这才算看清自己，参悟了情感哲学的真髓，并把漫漫长夜中恣意涂写的恋爱诗信付之一炬。

女大学生身体前倾，紧贴课桌边缘，似乎在抑制体内滚涌的狂躁情绪。她从提包里翻出一张满是折痕的仿松花纸，摊开，抚平，

左手握笔写道：

发言很好，很催眠。

我展开姑娘的纸条时，她已披起外套，头枕胳膊，死鱼般伏在课桌上，将白净的小脸蛋娴熟、巧妙地藏进她浓密的青丝云鬓之中。而姑娘神秘的长发一经散开，立刻铺满桌子，瀑布般垂至桌脚，淌到地面，流到房间外，再爬下几十级楼梯，融入无边夜色。索福克勒斯说沉默是女人的一件首饰。果然，此时她脱胎换骨，变成了一位贵妇，或者一朵遭受霜冷露寒的郁金香！作为过来人，我没再搭理这个意图不明的姑娘，既不当她是学术婊子，也不当她是卖春圣女，仅仅视之为一抹香艳魅人的偶然，它犯了迷糊，落入错误的时空坐标，显现在一间破教室里。这一刻，马脸男的金属喉音震人心魄，再次把我吸引过去。他说起构成魂魄的原子是正十八面体；天体是些炽热的岩块；每颗星星均有自己的不朽灵魂；造物主赋予它们知觉、爱恋、恐惧和愤怒，而诸神总在月之暗面重新来塑造世人罪恶的身体。马脸男的描述令我深感吃惊，进而领悟到充沛洋溢的想象力、均衡质朴之美、璀璨的诗意，乃至神话给予一颗无依无靠的孤寂心灵的少许温暖。

二

穿过长长的林荫道、无始无终的明亮回廊，我走进数不清的

教室寻找一名女子。太阳光，从东南方的穹顶注泻而下，灿烂的晨晖流天澈地，在每个人的身上都结了一枚看得见摸不着的金茧。

我一直希望，光阴倘若倒流，能采取写意的跳跃方式，好让观察者忽略所有细枝末节，抓住本质的一连串闪光瞬息。仿佛在跟踪冬季的清澈小溪，我感到自己正逐渐接近天底下最珍奇、最可爱的事物。然而，从始至终，它可望不可即。原来我只是在追寻一座疯人院。她用身体锁住全部癫狂，拒绝任何人闯入其间。春天已开始腐化。

三

当初，马脸男给我们讲课时，脑袋还没秃，眼泡也并非肿胀如金鱼，更未信奉基督教社会主义。岁月无情，流年似水，青春永葆是痴人说梦。唉，亲爱的教授，你遗形去貌的放纵衰老令学生多么痛心疾首，欲哭无泪！掌握火星来客的发音方法之前，他说话及朗诵文章的声调亲切感人，犹如骂街，偏爱引用克罗齐和老布克哈特。夏季的午后，炎光炽盛，窗外高大的梭椈树沙沙作响，回翔的鸽群沿着相近的轨迹一遍遍修剪天空，无休无止的蝉鸣将我们拖入恹恹欲睡的灰白色沼泽。这时，马脸男泥塑木雕般站在讲台上，好像那个与宿命抗争的西西弗斯，奋力推动昏沉的时间大球。尽管如此，大多数学生，包括我本人在内，仍抵挡不住课程的催眠，难免打打瞌睡。有人在梦中磨牙，鼾声如雷者自觉躲到角落。于是乎，许多个周三下午，马脸男的课堂成为我开

启梦境的金钥匙。它们信马由缰地自动编织构造，不停新陈代谢，内容既很荒诞，又很真实。

我曾在一系列彼此通连的怪梦中遇见柏拉图。这桩奇事时断时续，维持了整整一个学期。

每当走入相似的幻景，我会看到名传千载的哲学家身穿宽大的米色长袍，坐在雅典城富人区的草坪上冥思苦索，他认为大地是一头活物，我们是它身上的虱子，他沉溺于这个诡诞的想法日夜不可自拔。时值阿提卡历的麦塔格特尼昂月，暑气逼人，柏拉图眼珠子一动不动，紧张兮兮地注视着公共奴隶的健美臀部，凝望女花贩大白馒头似的乳房。他所有滚沸的思绪无不与这些大白馒头相关。在柏拉图身旁，处处是神迹和古代英雄的遗珍。卫城栽植的老橄榄树乃是智慧女神、战争女神及健康女神雅典娜所赐；忒修斯乘坐的大帆船仍收存于圣殿之中；萨拉米湾的圆石是远征伊利昂的光荣见证。不简单呐！唯有雅典人能够讲述那么多先贤事迹，他们的辉煌功勋也一度让公民深受鼓舞，竞相投身于道德修养，渴望承受人欲的煎熬，成为堂堂男子汉。柏拉图，这位遗祸无穷的妄想狂、惨淡经营的饱学之士、新时代的风水先生、旧时代的掘墓人，将天地万物的必然性归因于最高主宰的意志，眼下正用他发达的左右脑轮换思考着代数与音乐、老师苏格拉底、球形的神明、关于灵魂永存的严格论证，以及臭名昭著的理想国该如何把诗人彻底放逐。任何学术的顽石，都经不住他威严智火的猛烈灼烧，定将爆裂开来，汁液四溅，令一切秘密大白于天下。

他是个货真价实的阔佬，女家奴肤色惨白似盐雕，美观敞亮的书房近乎神圣，墙上挂着印花壁毯、古旧的羊皮画，以及宽大而且布满他唾液痕迹的世界地图，制作者据传是米利都的阿纳克西曼德。此人声称诸神是在许多兴盛和衰亡的漫长周期中诞生的。作为地理学家，他十分大胆、激进，敢于将人类居住的辽阔大陆硬生生画成一张烙饼，以咸水环绕，上半部分是欧洲，下半部分是非洲，尼罗河与伊斯特尔河南北对称地穿过两片发糕形状的广袤土地。在阿纳克西曼德的力作旁边，是一卷德谟克利特认真绘制的修订增补版。这类爱奥尼亚式简图无不把人间设想成一个巨大的长方体，北部是茹毛饮血的斯基泰人，西部是野蛮粗笨的凯尔特人，东部是出神入化的印度人，南部是奸诈多疑的埃塞俄比亚人。难怪普鲁塔克说，学者把他们一无所悉的区域堆到地图边缘，再用猛兽横行的荒沙大漠、永久封冻的海洋来搪塞好奇却又无知的提问者。但柏拉图不同流俗。他宣称自己的学问渗透了精深的算术思想，是那些可笑、可鄙、可憎的欺名盗世之徒压根儿不能比拟的。

根据完美的数学原理，柏拉图推断，地球南端应该还有一片大陆，他将其命名为安提克托，意即对应之地，并依凭自己瞎胡闹的阴间博物学知识，给它添加过许多惊人的细节。十余年后，传言是为了证实上述猜想，哲学家逃脱叙拉古统治者的软禁，靠卖橄榄油偿付川资，乘坐海盗的双桅帆船远赴埃及。他在尼罗河三角洲的瑙克拉提斯雇来一位忠实译员，急不可耐地沿大河探寻又肥又厚的番红花、巨硕的灯芯草，以及耸立如高墙的纸莎草，

苇莺常常把巢筑在它宽阔的伞形花上头。他还想观摩令人生畏的发情河马，再跟猎手们一起乘坐草筏，划向水烟笼罩的沼泽去袭杀水鸟。然而，来自希腊的旅行者未能遂愿。古籍上描述的种种场景，大多已踪迹难寻，仅保留在陵墓的雕刻与壁画之中，其间不乏朱鹭、鳄鱼和灵猫的身影来回穿插。柏拉图眼前的大埃及到处是繁忙港埠。芳香四溢的叙利亚葡萄酒、放荡多情的努比亚女佣、高贵的黎巴嫩雪松、虔诚的西奈绿松石、浓臭刺鼻的死海沥青、令人狂乱的托罗斯黄金和附近沙漠地区开采的花岗岩，不断通过水运发往沿岸各城市。航线分别由迦南人、迦太基人与希腊人掌控，波斯总督只管抽税敛财。大批船舶在河道中乘风破浪。平底的长条形客船、艏艉翘起的圆形货船，以及撑起四角帆的单桅船，纷纷依靠人力和终年不息的北风逆流而上。

沿尼罗河往南，穿过死者之城塞加拉，抵达鹰神之城希拉孔波利斯，柏拉图吃过圆饼，饮过麦酒，发现法老们早在八百年前已不再是鹰神荷鲁斯本人，而是其化身，甚至也不再是其化身，而是其子孙。远道而来的哲学家大失所望，使劲啐了一泡痰，要知道他柏拉图也是忒修斯的后代呀！传说法老的一日三餐要消耗四千只羊、四百头牛、两百匹骆驼外加数量可观的罗非鱼、仔鸡、炸肉、甜食及饮料，此等壮观的进餐场面，该到何处觅求？过去，尼罗河两岸的居民和兵卒都坐在君王的餐桌旁大吃大喝，因为法老是活神仙，数百年来从没停止过供应饭菜。这伙无比高傲的埃及统治者，据残损的《金字塔经书》记载，原先靠吞食圣灵过活。他们正午吃个头最大的，晚上吃中不溜秋的，并把小不点儿留作